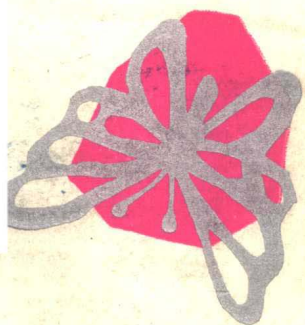


农村文化站文艺



九 龙 寨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·第二十辑

九 龙 寨

（红军故事·传说）

旺苍县文化馆编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马幼明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插图原作：李秀典 林清和

插图改作：李万春

九 龙 寨

旺苍县文学馆编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5.25 字数 75千

1985年3月第一版

1985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4,300

册

书号：10374·40

定价：0.65 元

出版说明

为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，满足广大农村读者欣赏文艺作品的迫切要求，更好地为四化建设服务，我社特编选出版这套《农村文化站文艺小丛书》。

这套文艺小丛书，选编适合农村广大群众阅读或排演的中、短篇小说，古代白话小说，报告文学，带谱川剧，曲艺，故事，小演唱等。这些作品以反映现实生活、农村生活为主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文风活泼清新。小丛书每年不定期出版数辑，每辑数万字，体裁多样、内容精粹，田间地头、会前饭后便可浏览一册；逢年过节、丰富喜庆之时，演唱材料还为你提供了精采的文艺节目。这套丛书实为广大农村读者之良友，亦为农村文化站所必备。

前 言

这是一本讲述红军故事和传说的书。

旺苍，曾经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一大门户。在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的两年多时间里，红四方面军在这里同国民党反动武装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，红军战士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，培育了县、区、乡、村各级苏维埃政权，旺苍人民也为之献出了自己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。

那真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！

《九龙寨》、《红军高台困牯牛》等九篇红军故事，就是当年红军斗争业绩的真实记录。在这些故事里，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，红军的神勇与无畏，奴隶们的觉醒与成长，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。它们既是革命历史的真实记录，也是对革命英雄的曲曲赞歌。有的篇章，如《九龙寨》，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光彩照人的红军战士形象，简直可以与那些传奇中的英雄形象媲美。《红军树》、《妈妈岩》、《铜元梦》和《猫儿垭》等四篇传说，则以美妙而丰富的遐想表达了人民对红军的怀念

和深情。尽管这些故事和传说，不过是一部壮丽乐章里的几支插曲，但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个时代，启迪我们更好地了解革命的昨天和今天。

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军中，我们编辑这本小书，就是为了在红军鲜血染红的土地上，缅怀革命前辈的功绩，激励读者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，在新的征途上高歌猛进。

旺苍县文化馆

目 录

前 言.....	1
九龙寨.....	赵 贺 1
红军高台困“牯牛”.....	文 锋 63
鏊字队智斗“熬开水”.....	李林泉 71
覃仕科钻口袋.....	刘金枝 80
分水岭上.....	何学元 88
夜袭三江坝.....	文 锋 102
血洒西边崖.....	周芝全 109
黄麂子与白狗子.....	文 剑 114
救命钱.....	奉开泽 118
妈妈岩.....	何正山 123
猫儿垭.....	良 成 文 剑 130
红军铜元.....	石懋修 李克明 135
红军树.....	刘金枝 139

九 龙 寨

赵 贺

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五十年，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九龙场歼灭土匪头子余海青的故事，至今还在当地广为流传。讲的人滔滔不绝，有声有色，听的人津津有味，赞叹不已……

第一回 红军屯兵木门镇 彭明初进九龙场

一九三二年寒冬，大雪封山，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旺苍坝地区的华盖山下。我红四方面军七十三师二十一团派先遣小股部队，进入大黑滩、五郎庙、坑坑店、分水岭一带活动，相机围攻南江县城。

国民党为堵截红军西进，敌二十九军田頌尧部从苍溪沿嘉陵江北东进，经黄猫垭、九龙场，来到木门、分水岭一线驻扎，妄图迫使红军出川。我红十师三十二团、三十三团也在木门一带活动，与

红七十三师共同对敌。在这种态势下，九龙场、木门场就成为敌我必争之地，短兵相接，一触即发。一月一日南江县城解放，红军继续西进。月底，我红十一师占领广元，南江交界处的重镇——木门场，敌田颂尧被阻，不敢进犯。

我红十一师占领木门镇之后，一部分部队得以休整。三十三团刚开完党委扩大会，团参谋长柴忠奉命到他曾经战斗过的特务队一连传达会议精神。

柴忠刚刚二十五岁，身高五尺六、七，浓眉大目，炯炯有神。他搞过两年地下工作，一九三二年参加麻黄起义，练得一手好枪法。在一、二、三次反围剿中，作战机智勇敢，由战士、排长升到连长。四次反围剿失败，部队离开鄂、豫、皖入川重建根据地，他升任为团参谋长，分到特务队，专门执行特别紧急任务。

柴忠在支部会上讲明：为了反击田颂尧的“三路围攻”，特务队要向九龙场、黄猫垭方向行动，主要任务是加速扩大赤区，发动群众，分配土地，协助建立地方党和苏维埃政权。为了摸清情况，特务队决定，选二名川北籍战士，化装潜行侦察。支委彭明和排长李玉贵主动要求去九龙场一带作地下工作。柴忠和毛连长、刘连长都同意，专门向他俩交待了任务，要他们特别注意摸清土匪武装的情

况。这彭明虽是五短身材，貌不出众，语不惊人，但头脑清晰，大胆机智。他和柴忠一起搞地下工作，常以石匠手艺作掩护，在历次反围剿中都立有战功。李玉贵则是南江县甑子坝人，便于就地隐避住下，他的主要任务是接应彭明。

九龙场位于五座大山连接处，是苍（溪）南（江）巴（中）广（元）四县交界的地方。是附近七、八个乡的首场。彭明早听说九龙场地势特别险要，这天他一路行来一路观看，只见苍翠的山峦，重重叠叠，象微风吹皱的湖水，向四面八方蜿蜒散开。群山丛中又突起一峰，宛如喝够水的苍龙，从碧波中昂首望天；连接这座奇峰的是依次排列的八座山峰，似九龙戏水，龙头下面连接一座大土圆包，象正抬头往上爬的乌龟，龙头龟首遥遥相望。彭明不禁随口赞道：“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是个好地方！”

彭明到九龙场慢慢打听到有个叫张三的苦大仇深，便借机到张家探问。张三见有人来，不理不睬，只顾在碓窝里舂包谷。彭明无话找话，缠了半天，张三的嘴巴没动一下，呆滞的目光没有任何表情，内心深处不知有多少痛苦。彭明从张三手里拿过杵子帮着舂，抓过筛子帮着筛，张三也不推挡，转身进屋熬包谷糊，默默地给彭明端来一碗。彭明

鑿出一付小磨子，张三看了一阵，觉得手艺不错，住在这里不会白吃饭，苦笑了一下就让彭明住了。

晚上彭明听见有人大喊大叫，便问：“这娃儿有病？”张三不答话，只默默地抽兰花烟。“请先生看过？”仍然没有回答。彭明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头，焦急地说：“总得打个主意呀！”“他疯了，癫了。”张三终于开了腔。

这一夜，张三向彭明哭诉了他悲惨的遭遇。原来，他没有名字，排行老三。大哥被民团团总成占魁逼跑了，至今杳无音信；二哥被余海青当活靶子练枪打死了；张三的老婆也被成占魁侮辱后跳了埕塘，留下一个八岁的娃娃叫狗娃子——说到这里他嚎啕大哭起来……

第二回 成家祠暗布金蟬计 乌龟包赛枪夺团总

彭明从张三口里知道，成占魁凭借手上有几支破枪，夺了杨茂德的民团团总宝座，和他的保镖民团分队长余海青狼狈为奸。余海青依仗成占魁有钱有势作靠山，成占魁凭借余海青枪法好作保镖，以挟持杨茂德。长年累月，成、杨明争暗斗，互相牵制，而余海青则两面逢缘，扶摇直上，实际上控制

了成的几支枪。那年头有了枪就有了生杀之权，成占魁也不得不让他三分。

红军到木门时，九龙场的豪绅土匪早已逃进深山老林，分散躲藏起来。旧历年底红军主动退出木门场之后，成占魁又回到九龙场，发现杨茂德早就跑进广元城了，他胆战心惊，假作镇静：“妈的，怕死鬼！”当天叫余海青把杨的财物全部抢来，作为办团开销，杨家的四合大院作了民团总部，大门上挂上“南江县上九区九龙场民团”的牌子。成占魁心里明白，组织民团对抗红军，不过是螳臂挡车，枉费心机，但是他不能不这样做，因为一、可打击杨茂德和其他豪绅富户，二、可夺取九龙场大权。这样他的名声也更大了。穷哥们能放过他？他不能不想一条既能掌权，又能脱身之策。

夜深人静，成家祠堂的正厅里，一盏桐油灯象鬼火一闪一亮，成占魁跪在祖宗神位前默默祷告：

“子孙不肖，不能保护祠堂，使家神不安，望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，只要平安生还，日后将重修祠堂，再立神位。”祷告完低声啜泣不止。不一会，在他身旁又出现一个黑影。两个人鬼鬼祟祟地窃窃私语：“海青，红军来只好以死相拚，不是鱼死，就是网破……”“不过，哥子们名声太大，不得不回避……”“你当团总，怕有人不服，权挂个名

吧！……今后就看老弟的了……”

说到末了，成占魁已是假戏真唱，泣不成声了。余海青听后心里是又惊又喜。惊的是会嫁祸于他，喜的是从此可夺九龙场大权，但他表面上却不得不敷衍几句：“大哥放心，一切包在兄弟身上，不保住家乡，誓不为人……团总嘛，你回来还是你的……”成占魁脸上掠过一丝奸笑。接着，两个黑影靠得更近，声音也更低了。

腊月二十八日，成占魁在家里大宴宾客，他举杯祝酒，庆贺民团新总部成立并同兄弟伙团年：

“诸……诸位老弟，眼前正是紧火之期，兄弟无能无才，论文不能安邦，习武不能定国，甘愿将团总一职让出，让有德者居之。”他停了停，举目在席间扫来扫去，语带威慑：“我们要誓死保住乡土，不让外人宰割，明日乌龟包赛枪，谁的枪法好，谁当团总。”

成占魁的金蝉脱壳计在场的人哪里得知，异口同声地说：“还是请大哥当团总。”成占魁的又一颗贴心豆瓣曾谦早就嫉妒余海青，怕他夺了团总，忙端着杯子从人群中间挤过来，泪流满面：“大哥不能走……”“哼，谁说我要走！嗯？”成占魁一语镇住曾谦，厉声吼道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！”随即站起来，一仰头干了杯，顺手把杯子砸下去，

就算拍了板。余海青心里明白，成占魁是做给杨派的人看的，他没有吭声。

第二天乌龟包上稀稀拉拉地来了些民团团丁和看热闹的小孩。空场上立了一张挡席，上面划了三个红圈。成占魁头戴黑缎红顶瓜皮小帽，身穿长袍马褂，端端坐在靠台正中，两旁坐了一些由成占魁拉扯回来大胆的乡绅豪户，看台前面并排摆了两支枪。红日当头，土炮三响，赛枪开始，十多个团丁都先后打了，有弹中红圈的，有没有打中的。

“该队长打了。”团丁们吼起来。这时狗腿子张吉从后面提出两个已经吓得面如土色的小孩，几个团丁七拉八扯地在一个头上绑上一柱香，青烟袅袅，向上飘颻。另一个小孩举起两指夹了一个鸡蛋，战战兢兢，抖个不停。副队长谭道明走出来，不慌不忙地爬下去，“叭”的一枪，鸡蛋被打掉了，举蛋的小孩吓得一个跟斗栽倒在地。人们开始骚动，有鼓掌的，有叫好的。曾谦不甘示弱，顺手拿起枪，把香头打断，顶香的小孩当时就吓昏了。场上的人吼叫得更凶：“再来一个！”这时，成占魁坐不住了，一下站起来：“海青，海青！”人们才想起，怎么不见余队长。曾谦无可奈何地扫了成占魁一眼。

余海青从人堆里挤出来，边走边叫：“娃儿们，快去拣老鸦吧！”说着，举起枪往天上打。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一只乌鸦歪歪斜斜地往下掉，场上大乱了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一伙团丁象朝水般地往落乌鸦的地方跑去，余下的人狂呼：“余老大当团总！”余海青傲慢地走到成占魁身边，接过他早已准备好的那把带鞘的鬼头大刀。他们哪里知道杨茂德的人早跑光了，还来夺什么团总？

赛枪夺团总的丑剧演完之后，成占魁把曾谦叫来，当着余海青的面赏给曾谦一个分队长当，狗夺骨头的事才搁平。

除夕之夜，寒气更加袭人。天还没亮，寥寥几声爆竹划破长空，成占魁携妻带子象丧家之犬惶惶出逃。这件事象一股旋风吹得九龙场的豪绅富户更加惴惴不安。可是穷哥们都当成天大喜事，暗暗祝愿红军早日到来。

头绑香头的小孩正是张三的狗娃子，就是在那天赛枪会上吓疯的。张三当时要和成占魁拼命，却被团丁乱棒打得昏死过去。

第三回 余海青独霸九龙场 彭石匠一探余家墙

彭明从张三的哭诉里得知，余海青当了团总比

成占魁更难对付，便下决心要把余海青的底细摸清。他凭着自己的石匠手艺，走乡串户，见缝插针，渐渐和农民混熟了。人们看他为人和气，凿的石磨子、石碾子又好，自然不愿他走，绅粮富户也愿意找他做活路，但谁也不知他的名字，都叫他“彭石匠”。

彭明听人说，九龙场很早以前还是一片荒坡，相传出了范霸王，称霸一方，专门选这龙龟相戏的风水宝地修建范家祠，在开山取石时挖出九条花蛇，九龙场因此得名。以后在龙头和龟首之间逐渐有了三、四十户人家，大多是穷苦人，人们讲义气，信迷信，在乌龟包上修建关帝庙，望保一方安宁，又怕土匪劫场，在龙头上建了九龙寨，紧急时上寨躲避。多少年来，人们已经记不清换过多少乡首、团总，每换一次，就有一户新的豪绅、富户出现。到了一九三〇年成占魁当了团总也不敢独霸九龙场，还常与杨茂德磨擦，现今成、杨都溜了，余海青独霸了这一方。

余海青的父亲余鸿卿，读了些古书，能咬几个字，看见儿子喜欢交朋结友，耍枪弄棒，十分赞赏。当前正值风云变幻之际，乱世必定出英雄，而他的六个儿子中，又只有老大余海青身躯高大，体力过人，因此常给他灌输“欲求身富贵，须下死功

夫”、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的治家处事之道。余海青投靠成占魁后先作团丁，苦练得一手好枪法，对成占魁百依百顺，象孝敬老子一样。成占魁喜之不尽，觉得找到了一条有本事的看家狗，余鸿卿觉得儿子有了奔头。余姓中的一些富贵眼睛看见出了这个人物，也觉得是祖坟上长了弯弯树。

余海青当上团总后，很少在九龙场活动，专到邻近各乡联络土匪头子，与菩船岭的文一福，和平场的吴泽清，黄猫垭的周国海，双河场的吴海山，木门场化龙垭的邓晏清等成立联防指挥部，下辖仁和团与太和团，余海青自任总指挥，与各路土匪聚集一起，妄图联合狙击红军，配合川军把红军赶走。他们喝雄鸡血酒，结拜把兄弟，对天盟誓：

“要生死与共，患难相依，一处挨打，各处支援，如撕毁盟约者，身首异处。”还插旗招兵，规定当团丁不纳粮，不上税，不当团丁者加租加税，另交团丁费：参加红军的杀，加入游击队的砍，通赤的全家斩，杀气腾腾。聚集在民团联防指挥部黑旗下的各路土匪，为了虚张声势，又强迫挨家挨户都进民团，叫挨门团，专门拉丁派款，打刀造矛，抢夺粮食、盐巴、银元，闹得更加乌烟瘴气。穷哥们则度日如年，不少人暗自逃到南江、通江当了红军。

彭明把这些情况传给李玉贵，要他设法急告柴